



千五百本梅花馆

◎赵鹏

估计这“千五百本梅花馆”是梅兰芳的亲书，只是张謇感到难以制成匾额，就自己动了手，而把梅兰芳的原迹陈列在馆内。



张謇的题匾

十多年前友人告知，其获得一块张謇题写的木刻匾额，匾文为“千五百本梅花馆”，只是油漆剥落，字口稍有残损。我知道这是张謇所建梅垞中物，深以为难得。最近偶尔想起，索要得照片，觉得可以略记一下。

梅垞的位置在南通五山最西的相山之前，建成于1921年，是张謇预为梅兰芳息影后来通而建的居所，“千五百本梅花馆”则是梅垞里的主体建筑。

建造梅垞的时候，相山到长江边还有三五里的距离，所以能种植大片梅树，张謇也能以“千五百本梅花”来为馆舍命名。以当时人记述，每到初春，那儿梅花怒放，其盛况不亚于苏州的香雪海。张謇为该馆题写的楹联为：“一花一从来，化菩提身，无虑万千佛；三月三上巳，嗣兰亭会，不须四十二人。”可见他对此处的满意。

关于这一匾额的题写，张謇于1920年12月24日曾写信给梅兰芳，其中有“西林筑梅花馆已成，予可



假山后即千五百本梅花馆

试书千五百本梅花馆七字匾，字大五六十寸便可”之语，这是让梅兰芳来题写。而同日张謇另有致云海秋（韶）的一信，提及：“顷于南通黄泥山筑一梅馆，额曰‘千五百本梅花馆’，拟请贤者为篆七字，或单字横排，字高约七八寸；或双字一行，作四行，字高约五六寸；或径请写二式见赐。”云海秋擅于篆隶书，其时任浙江省实业厅长，张謇称其为“海秋仁世兄”，是把他当世家小辈对待的。给云海秋的信见之于《张謇信稿》，当时有未寄发，寄出后云氏有没有遵嘱题写，都不能知。然而梅兰芳肯定是写了的，这从张謇后来作的《题梅郎合影》诗里可以知晓。其诗的小序说：“此从五月廿四日味雪斋前五人合影而割取以置我梅垞者。独有取于梅郎者何？梅为郎姓，郎之骨清而意翛远，有似于梅，宜伍梅也。昔尝题郎赠影于垞矣：今以此片两之于郎所为题之千五百本梅花馆，抑又有人我岁时之感焉。”已明确说到“郎所为题之千五百本梅花馆”，不过这个题字似乎并未制成匾额，因为最后还

是由张謇自行操了刀。张謇题匾署时为辛酉十月，这个辛酉是民国十年，即1921年。

梅兰芳并不工书，往往一些文字都有代笔，张謇曾写信给他，说道：“弟每日可诵唐人近体小诗数首，诗意、章法、句法、字法可请教于瘦公。每日可学写小楷一百字，真行皆可，勿太胆小。以后与仆讯可自写，吾当为改好寄去，不示人也。”张謇门人柯昌颐记其游梅垞，谓“南向三楹，署曰‘千五百本梅花馆’，置梅郎肖像及郎与姚玉英介寿诗轴于其中，二轴书法如出一手，或谓系出自罗瘦公云”，也指出梅书的代笔。估计这“千五百本梅花馆”是梅兰芳的亲书，只是张謇感到难以制成匾额，就自己动了手，而把梅兰芳的原迹陈列在馆内。

当年陈列在馆内的，还有一块美女探春图瓷板值得一提，此瓷板为珠山八友之一的王大凡所绘，上有张謇题诗云：“种梅不惜地，要生香海云。冬心吾自抱，还待识花人。”款为：“壬戌一月，啬翁题置千五百本梅花馆。”这瓷板后为吾通某教师所藏，我有幸一见，不过又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



十甲街的兴衰

◎林炳堂

在海门包场镇，流传着“先十甲后包场”的说法。

从包场镇向东四五里，有一条南北向的水泥路，路旁竖立着一块“十甲街”的路牌。沿路牌向北至通吕运河一里多路，两旁是村居和农田，却看不到一点街市的影子。唯一能证明这里曾繁华一时的，仅剩这块路牌了。

宋代至和年间，海门县令沈起发起修堤70里，从余西起至吕四东南廖角嘴。从此以后，这里往北海边就陆续有新滩出水，并逐渐形成南北内陆500多米的狭窄地带，形似牛角状，后人称之为“牛角梢”。牛角梢靠东处有一高墩，称之为“十甲墩”。“甲”最早是盐业管理的基础单位，后来演变为户籍编制单位。一甲为若干户不等。十甲是由头甲由东往西编制而来。“墩”最初为潮墩，是沿海渔民用于逃生避难的高土墩。据传，有安徽歙县江姓名叫仲联、仲盟的兄弟俩“一担挑”，移民来此，选定高处，挑土筑墩，搭棚建舍，定居下来。他们落户地点就在十甲墩附近。随后，外地诸姓移民于此，筑堤开垦，以农为本，兼捕鱼狩猎为生。随着盐业的发展，清咸丰年间，有朱、江等姓在十甲墩处开设了几爿杂货店，生意甚佳，以后又有外地人来此开店设铺，生意日益兴隆，逐渐形成了街市，从此十甲墩就变成了十甲街。后来，再由地方豪绅选在十甲西四五里处运盐河北侧，建造市房，开店设铺，形成包场镇。

据当地老者介绍，清末民初时的十甲街很是繁荣。南北向的街道均用石块铺设。街北首老运盐河流经向东，运河上架设一条木桥，称之为“十甲高桥”。数十爿店铺分设街道两旁，有南北杂货、日用百货、饭店茶馆，生意十分兴隆。街道兴旺得益于街北沿海的盐灶。一些商人从盐区购得食盐，前往南沙义兴镇等地贩卖。而十甲是盐区通往南沙诸镇最为便捷的通道，南沙商人穿过十甲街，越过北高桥，往北就是盐区了。

新中国成立初，十甲街仍设有粮站、供销社、诊所、药店、收花部、豆腐店、日杂店等。南来北往的人比较多，一派热闹景象。1958年开挖了通吕运河，南北交通中断，街上的许多店铺并入包场，十甲街就慢慢衰落了。

十甲悠久的历史文化滋养着这里的人们。我国著名生物学家、昆虫学家朱弘复于1910年出生于十甲街北首。他对昆虫幼虫的研究卓有成果，著有《动物分类学理论基础》等著作22种，曾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、动物研究所副所长、代所长，为控制棉虫危害、提高我国棉花产量作出重要贡献。

十甲还是一个红色之乡。1945年春的一天下午，日本鬼子十多人从包场向六甲方向出发。我团结乡、互助乡获得情报后，组织民兵埋伏在十甲高桥周边和老运河两岸。当鬼子进入伏击圈后，被打得昏头转向，慌忙躲到岸北，又遭埋伏在那里的民兵的射击。鬼子乱作一团，仓皇逃回据点。

如今十甲街虽然消失了，但当年的繁荣情景仍留在人们记忆中。



南通书画旧事

◎王贯三等

章，刻着“五山一桥”。

书家李白陶朱
管劲丞

通州书家同时齐名的以李、白、陶、朱为著。它们四人都生于嘉道间。李芳梅小楷极秀整，规矩有余，可算馆阁体的上乘。白懋初常作盈尺榜书，笔气雄健无俗韵，署款“懋初”二字如画花押。陶观国书非三家之比，今已不多见，虽兼诗画，似都庸凡无特色。朱玮作行楷，用神结体在王、赵之间，今狼山江神殿西壁，犹存其行书《心经》石刻，著有《独行堂诗集》，殊无帖括气，画亦是文人画一流，其名次独后，想由序爵序齿之故。李举人，做过知县，朱布衣，仅以艺名，在封建社会里看待，当然要两样了。

两个早逝的青年画家
丁红禅

南通艺苑，有两个少年皆赋天才，而皆不永其年。其一顾永俭，其一为严敬子。顾永俭擅画山水，自

美专毕业后，益孟晋。病贫卖画为活，所入常不给，曾为人画春夏秋冬风雨雪月八景，为其生平杰构。严敬子名肃，日寇侵略时，别署阿难，住马塘。初为商不乐，弃去，潜心艺术，工画花卉草虫，性沉默寡言，少年而富秋气，偶吟小诗，不作平凡语，以婚事有变，遂愤而不娶，撄肺疾奄奄以歿。二人皆艺苑菁英而皆不寿，则时代为之也。悲夫！

两个进步画家
丁红禅

因顾永俭、严敬早逝，联带忆及两个进步画家。其一徐惊百，其一施春瘦。徐为徐德称家嗣，早倾向革命，东北军常恩多驻通，徐以文字役于军中，宣传革命甚力。常军素进步，为歧视北调，徐随军行，行沮洳中久，遂感疾，以至不治，缠绵数年而歿。尝见其为人写生，随笔勾勒，栩栩如生。施春瘦，老教师施德涵之子。美专毕业，善画油画，日寇侵通，施流离乡间，以艺术尽力革命。后北去，因肺疾歿。

单竹孙的轶事

王贯三

单竹孙，善画，尤善画人物，长传真，当时请他画一幅小照的代价，需三四十文。惟不肯写容像。有一天，他的邻居死了，其子来求为画像，单说：“你几时看见单竹孙帮别人画过相？”邻人子只得另请他人。到了三七之期，单以与有邻谊，前往酬应，见壁间所悬画像，殊无有似处，单未及长揖致礼，便手指遗像对邻人子说：“这个哪里是你父亲？罢了罢了，既然是老邻居，我帮他画一张吧！”后来，单竹孙所作画像相貌神情活脱他那个邻居，见者莫不称赞。寻常传真，大都面对本人著笔，单在人已死去，凭空写来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画家葛一桥
孙渠

葛一桥，清代咸同年间人，住本境东乡麻虾子榨，善画花卉，用水墨渲染，好像分做五色。他有一颗图